

青花和马赛利

名家之间



太阳升起前忧伤的
我泪水汪汪
太阳升起前忧伤的
我泪水汪汪
我不喜欢这样
它令人多么

我坐于一九七二年，
现在是在上海滩上的一
以及细腻精密的情欲。

两个人的战争

他的优美妙，并且极有分寸感。
他常在世界各地跑，
在不同国家的大学里教书，
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学生的“先生”。
在他的来信中，
充满了一种奇丽的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美质。
比如说，
有一次，王莲生告诉我他在非洲，
刚下了一场急雨。

折起来像故事，
说，我要告诉你。

谁也不知道...
或许他已经来过了，
或许他刚走，
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
他看着我们，
他有财富而不现，
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可能看到乔治的。

朱文颖 VS 陈淑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花和马爹利：朱文颖 VS 陈淑霞 / 朱文颖著；陈淑霞绘。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0（2003.10重印）
（名家之间）

ISBN 7-5340-1606-1

I. 青... II. ①朱... 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7.7 ②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249 号

策 划：李 方

作 者：朱文颖 陈淑霞

责任编辑：李 方 盛诗瀚

装帧设计：胡 珂 李 方

责任校对：黄 静

责任印制：陈柏荣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http://www.zjcb.com>

E-mail: zjmdwhz@yahoo.com.cn

邮 编：310006

制 版：文高图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5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 插 页：1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

印 数：5,001—15,000

书 号：ISBN 7-5340-1606-1/I.004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1227.5/739

青花 和马爹利



KBB88/12



目录

004_ 朱文颖 VS 陈淑霞

016_ 病人

050_ 两个人的战争

072_ 哈瓦那

122_ 成人礼

136_ 万历年间的无梁殿

238_ 关于本书



朱文颖 VS 陈淑霞

>> 朱文颖

我们这些写作者，就好比一些在土地上寻找泉眼的人。倒不是说写作本身有多神圣，“找泉眼”只是说明：第一，写作其实也是件体力活，要拿把铲子什么的，东挖一下，西挖一下。第二，从表层探向深处、从已知探向未知、从干燥的泥土下面找出汨汨的泉水……这些多少也能构成一道隐喻的景观。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属于你的那个泉眼？什么又是你能够涌流不断的那个泉眼？每代人的泉眼都是不同的。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它们，挖掘它们。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发现，那些泉眼与泉眼之间，其实倒是相通的。正因为相通，所以才能生生不息。

但是，发现那个泉眼需要智慧和眼光，确认它，同样也需要智慧和眼光。因为这个泉眼它通常是隐蔽的。或许找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还可能会找错了。开始时东挖一下，西挖一下，还能挖出些地表水什么的，后来就枯竭了，那都是由于没能找到真正的泉眼。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要持续地挖，并且不断让它涌出泉水来，那么，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泉眼。当然，挖掘时用的铲子的类型、挖掘姿式以及体能什么的，它们同样也是重要的——我认为，它们类似于写作的基本技巧。这些基本的关过不掉，即便找到了泉眼，也是深挖不下去的。

不过，还有这样一首诗：

既看见你，也看见他。但你们二人，不能相互看见。中间是一面墙，一棵树，或一阵烟雾。我在墙的纵面，树的上面，我就是白雾本身。

我认为，这里的二人，一个是个体，另一个则是命运。而小说的本质，就好比这里的“白雾”。但是，人活着的时候，谁也料想不到，生命里深藏的那把刀，什么时候会图穷匕现，而那团黏黏糊糊的“白雾”，又在什么时候云开雾散。所以，即便我们进行的是身体力行、明白可视的“挖掘”活动，相对于那个更宏阔、更莫测的事物来说，却永远只能是询问与旁观而已。

对艺术本质的思考

>> 陈淑霞

绘画作为视觉艺术应具有冲击力。冲击什么？是眼睛，还是心灵？是创作者自己，还是观众？当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比着冲击的时候，冲在最前面就成为艺术创作的惟一目的了。于是，不管在场内还是场外，都是些冲锋陷阵的人们。然而，就我目前的创作状态来看，冲击力很弱。多少年来仍在迈着四方步，慢条斯理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让关注我的人有点失望。冲击毕竟是做给别人看的，能否感染别人、甚至感染自己就不得而知了。羡慕别人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考虑到自身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在先天不足、缺少爆发力的前提下，索性增加耐力，把手中的事情做得更纯粹些，更符合自身些。在这漫长的、少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劳动中，完善自身性格，既而对我的工作产生有利影响。

√ 陈淑霞画室



三年前，我在上海又见到了王蓬生。

我已经有四年没见他了。王蓬生一直在国外，从孤独的纽约到防心的太平洋。他倒是常给我写信。在信里，还经常会出现密度极高的地名，比如说：“我从九月就一直在欧洲，先去法国一星期，之后，就在芬兰的右岸里教书。圣诞节之后，到英国，纽约·弗罗里达去了一次。我在这里至力要待到五月底，之后的去北非度。《你该得有道理，我就像一只失踪的鸟，以我可能含有超自然力量》^{明年}”。在船上到学生 因次

艺术地生活



>> 朱文颖

《哈瓦那》和《两个人的战争》等几篇小说，都是以上海为背景的。

我喜欢上海，并不完全因为它的繁华、高度发达的商业，相反，我觉得正是这些东西把上海变得很生硬，变得太有规则。我喜欢的上海，是能够给世界和人的关系提供极为丰富可能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高度理性化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却不知道这就是伤害。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都已经麻木了。而我觉得，在上海，在那个我没有见到过的年代里，还有着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边缘化的没被僵化的东西，不很确定的东西。这符合我对人性的喜好。就像在《巴黎圣母院》里，我最喜欢的人物不是敲钟人卡西莫多，也不是艾思米拉达，我认为他们都属于象征性的神明人物。我最喜欢那个神父。因为他复杂、真实，他一看到艾思米拉达，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威胁，感到了自己危险的境地。他被敲钟人卡西莫多从钟楼上扔下去的时候，嘴里说着：“啊，都是我爱过的人呀！”他有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罪恶与欲念，同时也只有他最接近、最懂得那个神明的世界。复杂、微妙，并且有着向光性。这或许也是我写作时审美上的一种取向。

>> 陈淑霞

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准则。我的生活准则是以一颗“平和”之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这条准则体现在艺术创作中，就是贴近自然，并达到一定的层面。

我比较看重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变的，牵动着人的感情。有时仅仅是一闪念的置换，我们的角色就变了，而且变得那样轻易。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在局内，有时在圈外。我总是对此观察、品味并乐在其中。生活又是具体的，具体到细腻的品质难分高下。比如和孩子一起玩，与丈夫一起逛商店；比如不动脑筋、无目的地劳动，独自在家挪动着对我来说非常巨大的家具，将它们重新组合，等待着家人回家后的惊喜。这些行为与艺术有关吗？我已懒得仔细分析。我的艺术创作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作品也就自然成为生活的注脚和总结。依我看，“绘画”和“活着”是一对近义词。有时界限分明，有时含混不清。

√ 陈淑霞和丈夫刘庆和在海边 1999年



√ 陈淑霞与女儿刘焉陈 2000年



关于女人

>> 朱文颖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很好玩的话：

“中国女人很逗，不是纯的，就是荡妇。少有中间一类即致命的女人。骨子里都有气质，像褒曼，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悲悯之心。”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纯的女人，或者荡妇，或许都是依据直觉生存的，归根到底，还是感性。一个女人，即便做不到骨子里都有气质，做不到眼睛里都有悲悯之心(这太难了)，但要让人觉得，你除了是女人，还有点什么别的，那就必须要有理性的加入了。

我非常坚定地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写作必须同时具备充沛的情感与理性。不要那种类似于用显微镜看细菌的感觉。把某一部分无限地放大，夸张了感性，但缺少重要而宏阔的生存背景。

我觉得一个女人要自爱，一个女作家更要自爱。这个自爱，并不是说要做个固步自封、或者一般意义上传统而贤淑的女人。我希望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女作家，要做得既纯粹又广阔——这就远远不是一个“才”字可以概括的了。

>> 陈淑霞

有人认为性别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我曾经不相信。然而，尽管曾经口口声声称艺术超越性别，我毕竟是女人。我既不想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也不想保持中性。有了这种妥协，我就不止一次地找回了做女人的感觉。翻看自己的日程表，我对做一个女人似乎已经心甘情愿，以至任劳任怨。生活的具体好像是艺术创作的助力器，帮我轻松地打着方向盘，艺术创作又给生活减振，磨合着新的、硬的齿轮，成熟地向前滚动。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这种状态会对艺术有害吗？我不知道将来会轮回到何处，但可能若干年前大家都在担心的问题，今天却已成为大家所追逐的东西了。就像当年我不相信性别会对艺术有影响一样，现在我却相信那句曾经说烂了的话：艺术源于生活。



>> 朱文颖

李敖有首诗，叫作《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毛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这首看似玩世、支持失爱的小诗，在我看来，却恰恰说明了一个智者内心深处的痛彻心肺的微语，那是在一份创楚、一道终极防线后面的——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

>> 陈淑霞

爱是生命的主题。它很敏感，虽然从以前的晦涩回避发展到如今的公开谈论。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爱，母爱、父爱、友爱、性爱充实着我们的每一寸光阴。和一个人常年厮守是一种爱，假如两人从事的是共同的事业也是一种爱。爱到含糊不清，无理可讲，甚至胡搅蛮缠的时候，还能郑重其事地谈论严肃的话题吗？答案很简单，能。因为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爱的方式。沟通几乎是在不自觉中产生的，对于某件事的好恶，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就足够了。我甚至觉得这种爱保有最原始的特征，具有极强的蔓延力。它覆盖了我的周身，扩展到我的事业。我甚至自私地认为，这种平淡持久的爱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它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是那样直接，不附带任何条件地贯穿在我的艺术创作中。

关于爱

艺术与想像



>> 朱文颖

想像力这东西其实与作家气质有关。甚至与民族气质、地域气质有关。虽然我们现在承认这样一个前提：想像力是一种从“合理性”上生长出的“不合理性”。是“铁树开花”，是“海市蜃楼”，是坐着床单飞上天，是早上推窗开门，发现昨夜的大雪下了五尺深……但我仍然认为，笼统地大而化之地谈想像力，是不切合实际的，甚至还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即便是想像力，也离不开它的具体性，即便要飞，什么样的翅膀，便产生什么样的飞翔。如果你是一只百灵，你就绝对飞不是一只鹰。如果完全忽视这种具体性，“飞”就成为了一种离奇的事情。想像力和离奇还是有区别的。想像力是由生命力导致的一种疯狂，离奇可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人，无厘头地突然变成了一个鬼。

关于想像力，我还想举个例子。去年的《山花》杂志上，青年作家李修文有篇创作谈《大雪五尺深》。结尾部分是这样的：“如果我不再相信窗外有天使，地下有阎王，大雪会下到五尺深，我会为自己感到悲哀。”看起来讲的是想像力的事情：天使、阎王、大雪下到五尺深，都不是现实生活里可以看到的事物或者景象。但李修文的意思恐怕不仅如此。能不能相信未见之物——这其实已经关涉信仰。



△ 陈淑霞在画室

>> 陈淑霞

在生活的日程表里，画画被琐碎的事儿支离着。对生活细节的依恋和不羁的想像被看作难于融合在一种艺术行为中。要么实实在在地述说，要么飘乎在一种幻觉的臆想里，而我却无法将自己规范为哪一类。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像是远离了时尚，有意无意地错过了众人议论的中心和主题。幻想中的徜徉和现实中的停滞伴随着痛苦和欢乐，直觉地感受着生活和艺术的亲近。慢慢地我形成了对周围事物敏感的观察力和自己独特的思维轨迹及表达方式。喜欢想些高兴的事，从生活中获取灵感来体会生命的含义。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也就相互联系起来，走进了我的画面。在绚丽的色彩中寻找灰色，在灰色中寻找生机。这生机是我在经历了生活的具体又忘却了辛劳之后得到的，平常得无法惊天动地，解释起来难以深刻。但我却自信地认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享受已被我随手拈来，所以我不在意如何说明我的作品，它不过是体会过后心情的吐露罢了。没有刻意地营造豪言壮语，也就没把自己和别人累着；既是心情表达，也就不在乎所得，更顾不上看别人的表情。我所做的不过就是呈现那部分属于我的生活。

>> 朱文颖

汉语言是有魔力的。它是抵达文学梦想的一个起点站。就目前来说，我理想中的语言应该是：朴素，节制，深厚，富有张力。而由它们组成的文体，最终则能表现出枝叶繁茂、光芒万丈的感觉。单个的文字，甚至可以尖刻一点，一个个竖着，有角的。可以独立成木。透过这些木，可以看见后面庞大的森林。

就像我不喜欢叽叽喳喳、家长里短的女人一样，现在我不喜欢那种铺张的、倾诉型的文字。文字特别不能女性化。不能像女人裙子上的花边。拖拖沓沓的。但那种真正邪异的质地我也喜欢。就像王菲MTV中的装扮，也只有王菲敢那样穿。学是学不像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的作家应该是个中性人。强调的是他的人性，而不是性别意义。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灵魂间无孔不入，游刃有余。

艺术的表现



▲ 陈淑霞在北京和平里画室 2000年



>> 陈淑霞

毋庸置疑，画家首先要有自己的风格。风格如同揣在口袋里的名片，方便可取；它可以花里胡哨，也可以朴实无华。但艺术风格的形成不是刻意追求来的，每个艺术家都会从自身的角度来理解艺术。作画的过程，一方面是展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艺术风格形成的过程。风格与其说是成熟的表现，不如说是量身定做。一种风格滞留过长，就会形成某种“图式”。“图式”固定得越长久，就越能固定人的眼球。久而久之，熟悉的面孔和画面时常映入眼帘，让人忽视本质而沉浸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这虽然对现实生活有利，对艺术创作却容易产生阻碍。而人类的进步哪一刻能离开创造呢？它虽然未必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价值，却与我们最初的愿望相近：创造使人进步。

对于某一艺术作品或艺术事件，我们已无法摆正赞扬或批判的态度，认定它对与错。关键是这种做法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是相对何而言。我个人认为，假如作者觉得自己的特定方式更能直接地表现艺术观点，更能惊世骇俗，那也不失为一种方式。但艺术的最高境界并非在蹦极中体会极限，关键是能引导人们产生什么感受。当然这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状态紧密相关的。我在想像，当我衣冠楚楚地步入海滨浴场，在一群日光浴者中突显，不知所措的也许是我。脱衣投入到人群中是我惟一的选择吗？这倒有点像我目前的某种创作状态：一如既往地穿衣，但周围却已脱光了；我还是我，已不必体会谁更尴尬。



< 在中央美术学院读本科 1984年

>> 朱文颖

写作是一种纷杂、繁芜、甚至让人伯仲难分的生活之后的东西。写作表达一种姿态，这姿态最终是明确的，但它必须穿越种种不是那么明确的过程。写作特别需要与生活荣辱与共。我现在特别喜欢这四个字：荣辱与共。我觉得在一个好作家的身上必须具备这种东西。我对不带杂质的纯洁性表示怀疑。我喜欢污泥上开出来的花。

关于艺术理想

>> 陈淑霞

我希望艺术更纯粹一些。我在寻找一种淡泊、悠远、流畅的感觉。我只画生活中可见的东西，至于幻想的东西，如飞碟、外星人等，就留给别人画吧。事物的存在就是理由，一草、一木、一片尘埃，存在着就与我们休戚与共。我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一员，快乐地享用生活。我喜欢那些默默无闻、不惊世骇俗但又充满欢乐的生命。

V 陈淑霞在画室 1998年





想要个本请在线购买: www.davangbook.com